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Par Fabian Lagerkvist

拉格维斯 著

简宁 江苹 译

华艺出版社

女巫



女 巫

〔瑞典〕拉格维斯 著

简 宁 江 苹 译

(京)新登字124号

女 巫

著 者：拉格维斯

出版者：华艺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内
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印刷者：飞达印刷厂

发行者：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5

字 数：12千字

版 次：1993年4月第一版

印 次：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2000册

书 号：ISBN7-80039-785-8/I·331

定 价：3.50元

《女巫》简介

这是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格维斯的一部新著。

书中主人公自幼便具有一种神秘的禀赋，后被征召到特尔斐阿波罗神庙当了一名女巫，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接受神的附体，口吐白沫宣讲预言。她深受神的喜爱，后来她遇到一个从军队回来的年轻男子，他们放纵地相爱了。在经过了一番沉溺于肉欲的世俗之爱以后，神在嫉妒中惩罚了他们。她的男人被溺死在河中，她自己则在那个神圣的地洞里被一头公山羊强奸了。她怀孕了，被撵出城市，与野兽一起生活在荒山野岭之中，一个暴风雨之夜里，她在一个山羊岩洞里生下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竟是一个白痴。在书的末尾，这个白痴出走在茫茫黑夜之中，原来他就是神的儿子。

灼人的光明之神

—

1988年冬，好友王凯宁从美国给我寄来了《女巫》（或译《西比尔》）的英译本，并来信称“你一定会为之痴迷”。玉君是我大学时代形影不离的朋友，曾在少年班主任数学，后考取华罗庚先生的研究生，六年前去圣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这位朋友涉猎面极广，尤爱古希腊哲学，其文学鉴赏的品位我是非常信任的，一看他推荐的书的作者是个“熟人”——帕尔·拉格克维斯特，我曾读过诗人北岛译介的诗歌和周佐虞先生翻译的小说《侏儒》、《巴拉巴》——拉氏的作品，单纯而深邃，朴素而典雅，正是我崇仰已久的。这次能读到他的英译本新著，当然别是一番喜悦。这里讲了一个关于神、关于人、关于神和人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艺术、关于生存、关于灵感、关于命运的故事。兴奋之下，我忍不住冒着“拙劣”乃至“粗鄙”的危险，把它译了出来，献给国内有志于或者有心于那些“为神说话”忠于诗歌的同道，献给那些寻找美和崇高、寻找智慧和安慰乃至寻找刺激甚或仅仅只是“寻找”的广大“青年”朋友。

小说取材于古希腊的异教徒神话，以古希腊祭祀中心特尔斐城为背景，通过两条倒叙的线索——两个晋见过神的人分别自述的遭遇——相汇合的手法，探讨了神在人类历史中的存在、神在人类命运中的位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这里神只是个面具，而核心的灵魂仍然是人。

书中主人公是特尔斐阿波罗神庙建成以来最为得宠、最受崇敬的女先知（在希腊神话中叫皮提亚，或西比尔）。在神庙最幽秘的地下洞穴里，她高高地坐在立于山岩的裂罅之上的三脚架上呢喃嘶喊，发布着神谕，后来她过着一种追求世俗肉欲的生活，一番沧桑之后，她变成了一个内心软弱的老妇人，和她的痴儿居住在帕那索斯山的一个牧羊人的棚子里。有一天，一个陌生人造访了她——一个来自耶路撒冷、无名无姓的鞋匠。

这位陌生人是因为受到了一个神（其实就是耶稣）的诅咒才来到特尔斐寻求神谕的。他有一天拒绝了一个背着十字架的犯人——那人要把脑袋靠在他家的墙上休息一会，他出于忌讳喝斥了他——那人便诅咒“他永远活在人间，得不到祝福”。从此以后他的内心失去了安宁，甚至与妻儿在一起也失去了爱的能力，后来他才听说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犯人是神的儿子。他在这个神的诅咒下流浪了许多个世纪，最后带着对自己命运的焦虑和疑惑来到特尔斐，但神庙的祭司把他轰了出来。后来一个瞎眼老乞丐指示他到山上去寻找上面提到的女先知。这个女先知于是就向他讲述了她那令人惊骇、波澜壮阔的一生——她怎样在一个纯

朴的乡村与父母一起过着宁静简朴的生活，怎样被挑选到特尔斐神庙当了一名女先知：神的新娘，受人崇敬又受人唾弃；后来又怎样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从军队回来的男人，经历了被他的独臂拥抱的那种寂静无声、深不可测的欢悦。但是，神是嫉妒而残忍的。当她的爱人得知她是那个名闻遐迩的女先知，并且目睹了她在神谕所——一个地下洞穴里被神灵附体的那种迷醉疯狂的景象，他在一处河里溺死了自己。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刻，那座神庙里也发生了一件可怕的、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在一种恐怖的狂喜迷醉的情状下，与一种似山羊所发出的恶臭的包围中，这个女先知所服侍的神化身为一头公羊，把她强奸了。她怀孕了，并被赶出神庙和城市，后来在一个暴风雨之夜，被一群山羊领到一个岩洞生下了孩子。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孩子长大后竟是一个白痴，终日坐在他们居住的洞口傻笑着。

在老妇人讲述她的故事时，她的儿子，那个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的人，突然出走在黑夜里。他留下的足迹，显示出他走向了一座白雪皑皑的高山，沿途印在雪地上的脚印越来越轻浅，到最后竟至骤然消失。这个头发灰白、带着谜一般神秘微笑的男人，这个非人，这个陌生人，竟然是一个神。

三

本书所写到的神，不仅是自然之神，同时也是创造的迷醉狂喜和艺术家的灵感之神。他就是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希腊神话中有许多关于阿波罗事迹的传说，现指出涉及本书几点：

(1) 阿波罗在特尔斐杀死了为害地方的凶龙皮同（Py-

thon)。于是在当地修建了特尔斐神庙，阿波罗也得了一个别名：皮提俄斯，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祭司叫皮提亚（Pythia）。据说特尔斐的祭祀活动就是为了纪念阿波罗杀死皮同而举行的，后期的神话学者把皮同看作黑暗之神，以后被代表光明的太阳神战胜。

(2) 作为太阳神，阿波罗还有一个名字叫“福玻斯”（Phoebus），意即“光明”或“美丽”。

(3) 赫耳墨斯（Hermes）把他发明的竖琴送给了阿波罗，因此阿波罗又成了音乐之神，并为诗神之首。阿波罗有一别名叫缪萨革忒斯，意即“缪斯的领袖”。阿波罗和缪斯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帕那索斯山，帕那索斯山多指最高的提托瑞和吕科瑞亚两座山峰，山顶一年大部分时间为积雪覆盖，山上布满森林，山下有特尔斐神谕所和阿波罗神庙。

(4) 阿波罗爱上了自然女神达佛涅（Daphne），达佛涅为了逃避阿波罗的追求，变成了月桂树，于是月桂就成了阿波罗的圣树，本书中的女先知必须咀嚼月桂树叶才能被神附体，其隐义在此。

(5) 关于阿波罗与西比尔（Sibyl）。传说中的西比尔的数目、时代、生活地区，自古不一，著名的有库迈的西比尔叫阿玛尔忒亚，台伯河的西比尔叫阿尔部涅亚，特尔斐的西比尔叫皮提亚。阿波罗答应西比尔可以请求任何一件事，西比尔便请求她的生命能象她拿的沙粒一样长久，但却忘记请求永葆青春。西比尔曾对埃涅阿斯说“要是我接受他的爱情，他会答应我青春常在的，但由于我的拒绝得罪了他，他就让我变老”，还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终有一天我将小得叫人看不见，但我的声音常在，未来的时代将尊重我说的

话”。在另一种传说里结局更为悲惨：她变得老朽不堪，便把自己吊在一只桶里，人们问她希望些什么，她说她只希望死。T.S.艾略特《荒原》前的题记曾引用这后一种传说，本书的西比尔故事纯属作者创造。

四

本书作者帕尔·费比安·拉格克维斯特 (Par Fabian Lagerkvist) 1891年5月23日出生于瑞典南部斯莫兰郡的维克舍小镇，父亲是铁路电气线路保养工。拉氏少年时期即爱好文学，并对社会主义有所憧憬。1910年高中毕业后求学于乌普萨拉大学，一年后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同时开始写作生涯，为当时的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写诗，并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人民》。他早期的诗歌创作既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既采用表现主义手法，又采取象征主义手法，1916年出版的诗集《苦闷》是瑞典第一部表现主义诗集，自此奠定了他在瑞典文坛的卓越地位。“苦闷，苦闷是我的遗产”，他的诗以痛苦的反省来探索人生存在的意义，在宗教信仰和现代科学精神之间徘徊，流露出悲观失望情绪。三十年代后的作品风格转为豪放，成为“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主要作家，大声疾呼反对政治上的专制和残暴。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形象化、人格化的抽象概念，用虚拟对比手法表现爱与恨、善与恶、生与死、物质与精神、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转换斗争，他的作品强调主题选择的伟大、单纯、象征、“建构性”的丰富充足，也渴望在艺术作品的想象力以及它的使命上，具有较为远大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人》、《永恒的微笑》、《邪恶的故事》、

《战斗着的灵魂》等；诗集《苦闷》、《幸福者之路》、《诗歌和战斗》、《傍晚的土地》等；剧作《视而不见》、《最后一个人》《皇上》等；长篇小说《侏儒》、《巴拉巴》、《女巫》、《玛丽阿内》等计数十种。1951年他由于“其作品中努力解答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真正独立的精神”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女巫》这部小说讨论了两种深入其内感动拉格克维斯特灵魂的力量：耶稣和阿波罗，探讨了他们之间相异与相似的一切。

五

我在上文已经说到，本书的翻译充其量只是我个人阅读方式的一种延展。也许这样一种观点是正确的：一部文学作品的优秀与伟大，正在于它本身多种层次的歧义性，能经受各种形式各个方面的阐释与解读。对本书而言，作者朴素的风格缩减到仅余精髓，言简意赅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读者自会见仁见智，我只是觉得有必要坦白自己最为激动的一点个人感受。

首先是关于神。我也相信神是人造的这种观点。但是造神并不等于神。神首先涉及的有限生命中的无限观念。人类发展奋斗的历史无不充满神的影子，用书中西比尔的话说，“不管他们怎么想，怎么做，不管他们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的命运都将永远与神紧密联系着。”我们看看书中那个永远流浪的犹太人吧，一开始他是个不信神的人，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機會——在这里他暴露出他的自私和残酷，人的平淡无奇的自私和残酷——神便来到他的面前。在本书中，作者一直未指明那个犯人就是耶稣。那只是个被激怒以后说出通常的报复

性话语的犯人。是那个犹太人在对自己的反省中在内心失去平衡的时候肯定了他的“神”。也可以说，那个神正是他制造的——却是无意的、必然地制造出来的。在西方传说中，这是一个与基督的斗士圣·乔治绝然相反的一个“反圣人”形象，体现了善的反面例证。但是这个邪恶英雄在当代却开始具有了一种浪漫主义的魅力：在本书中他是一个浮士德形象，他通过“憎恨”体验了一个“慈爱”的神的本质。他在漫游中的求索，二者同而为一。反抗神的高昂旋律也隐隐激荡在西比尔的命运里——她充分肯定人世生活的美好与安宁，她谴责神的残暴与愚昧，她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骄傲地拒绝神的庇护，她坦然离开神庙走向围攻她的暴徒似乎暗示着人的胜利。但是果真如此么？

我们看到她并没有做到与神一刀两断。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体内还隐藏了一个神。这也许是无神论者的悲哀。人是生活在人群中的，这个人群中的人是有限的；但是人又作为人类的一员存在着，这个存在的人是无限的。无限的人体现着神的面孔。书中的耶稣和阿波罗都具有人的一项恶劣品质：残酷无情的报复性。作者嘲弄了关于神拯救人的普遍妄想，因为神并不象普通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意味着“善”与“爱”。想一想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这也是特尔斐神谕所碑铭上的一句神谕，可是时至今日，人类又从多大程度上把握了自己呢，就象书中的西比尔对神的感叹：

时至今日我已经领悟到，他是恶又是善，既是光明又是黑暗，既虚幻无聊又充满意义，二者兼而备之，而那意义，我们永远也无法把握到，却又永远困惑不解。

六

传说中的阿波罗是诗神的首领，从另一个侧面说，书中西比尔的命运也是一切时代的诗人（广义的）命运的一个隐喻：正是那种迷醉狂喜的言说吞噬、淹没了诗人作为人的生活。本书的作者首先是位诗人，《女巫》的写作时间大约也就是他获诺贝尔奖这项桂冠的前后，他写出西比尔的命运也许更有深意。“代神立言”，诗人这项古老的职责并没有过时，不仅仅有海德格尔的明确宣言“在一贫乏的时代里作一诗人意味着去注视，去吟唱远逝诸神的踪迹”，当庞德说“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须”，当充满理智的艾略特运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诗人的工作——“当一根白金丝放到一个贮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瓶里去的时候所发生的作用”，“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他们都强调了诗人其人性作为工具的本质。艾略特的比喻里氧气、二氧化硫、白金丝、瓶的意象与小说中西比尔在圣堂里的处境又多么惊人的相似。但是，也象西比尔一样，这实际上又是一种受到唾弃的荣誉：人群的疏离与鄙异（又有几个诗人在生活中不被视如怪物），个人生活的孤寂与贫困，时代命运残酷无情的调戏与拨弄，如此等等。任何一个严肃写作的诗人也许都会承认：不是人写诗，而是诗写人。一个神谕的言说者同时也是一个受到驱逐的流浪者，不仅仅屈原、李白、荷尔德林、梵高、韩波、贝多芬、波德莱尔这些名垂青史的大诗人，所有诗人回顾自己的命运、也许都会象书中的西比尔一样赞颂着：

由于你，我才体验了我的生命。你赐予了我那种残酷，

辛酸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我该怎样地诅咒你，又该怎样地
赞美你呵！

忠于诗歌，也就是在服侍一位神，这就是一切诗人命运的
悲惨之处，也正是其灿烂之处。

简 宁

1991.3.16. 北京羊坊店

老妇人和她痴呆的儿子就住在半山腰的一座小棚屋里，山峰俯瞰着特尔斐城^①。棚屋仅有一间，有一面墙本身就是

注释：

① 古希腊福客斯的一个城市，位于帕那索斯山下，以那里的神谕所和阿波罗神庙而著名。这个城市由于座落于通衢要道，香客络绎不绝，因而成为古希腊最大的手工业商业和宗教的中心之一。特尔斐最古老的神庙兴建于公元前9世纪中叶。据神话传说，阿波罗为了给神谕所选择地址来到这里，杀死了守护这里山谷的巨蛇皮同，皮同是大地化身的地神盖娅所产生（又说由于大洪水之后的泥浆产生）。按照阿波罗的希望，传说中的建筑师特罗福尼斯俄斯和阿伽墨得斯两兄弟修建了神庙。在希腊殖民时代，特尔斐神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希腊人开拓任何一个殖民地之前都要到特尔斐的神谕所以求得神的赞同，特尔斐神庙和它的祭司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希腊的范围。公元前548年，特尔斐神庙烧毁。公元前510年又进行更大规模的重建，在漫长的岁月中，特尔斐曾多次遭受到战争的洗劫和社会动乱的破坏，后终于彻底毁灭，大约在公元390年，被俄式多西俄斯大帝关闭。20世纪初，考古学者在特尔斐进行了挖掘，掘出了神庙的遗迹，剧场，跑马场、祭神的物品，铭文等。在希腊城邦的繁荣时期，特尔斐神庙祭司多处于斯巴达贵族的影响之下。在特尔斐，每四年举行一次竞技会，以纪念阿波罗对皮同的胜利。在这种会上，开始只是举行诗歌和音乐的比赛，从公元前586年起才有了各种竞赛项目。最后的一次竞技会是在公元364年。本书中主人公的活动时代，推测应是特尔斐最鼎盛的时期，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译者注。

崖壁，崖壁上终年滴沥着湿漉漉的潮气。其实这里压根就不是一处住所，只是牧羊人不知什么时候草草搭就的小棚子，破破烂烂，摇摇欲坠，远离喧嚣的尘嚣，孑然矗立在荒蛮的山野之中，注视着城市的房舍圆阙和神庙的祭祀圣圈。老妇人很少离开小屋，那儿子则从不出门，终年坐在屋内半明半暗影影绰绰的光线里，自顾自地微笑着，没有丝毫的变化。他起码已到了中年，平直稀疏的头发开始变得灰白，面容却未曾受到岁月的磨蚀，脸庞上没有胡须，只长着些柔嫩的绒毛，除了神秘古怪、一成不变的笑容之外，没有任何确切的表情。老妇人皱纹满面，黧黑的脸上显得饱经沧桑，凄苦而严峻，仿佛曾被火焰焚烧过，眼睛里流露出唯有晋见过神的人才有的那种光彩。

他们孤零零地生活着，没有人来看望他们，也没有任何别的来往。他们养了两只母山羊，老妇人自己外出采集野菜和柴禾，他们就以此为生，从来不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与他们有一丝瓜葛。

棚屋的入口朝向山谷，她常常坐在那幽暗朦胧的空道里俯视着下面，那个她已经离开了如此悠久的世界。一切都毫无隐匿，一切都一览无遗地铺展在她的眼底，市井里的人们在房舍里进进出出，人人都在忙碌着，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务，圣路上络绎不绝的朝圣者迈着缓慢庄重的步伐走向神庙^②各种牺牲品都恭献在神庙前的祭坛上。对她来说，这一切都熟悉得了如指掌。有时候在早晨，天刚刚拂晓，那场景，她最最熟稔的那一幕场景，又在下面出现了：庭院里仍然空空荡荡，可能只有一个年青人在打扫着神庙门前的场地，或者从神的园林里采撷新鲜的月桂树叶。旭日冉冉升上东边的

山顶，晨曦洒满了整个峡谷。两个祭司陪着一位年青的女人徐徐走在圣路上；她在那条岩缝涌出的清泉^②里沐浴，脸上的表情恭敬而虔诚，双眼凝视着那片正在等待着她的圣地。她的整个装束象一位新娘的样子——神的新娘。神庙门前的那个青年走到她的跟前，把手里捧着的一钵圣水洒在她的身上；净身之后，她迈步跨进神的居所，以便被他那伟大的灵魂充注附体。就这样，这曲戏上演了，从无法追忆的远古以来就一直重复出现着这一幕情景。此刻，老妇人坐在她的棚屋外面，那双苍老的眼睛注视着发生的一切。

在她身后，阴暗晦暝的角落里，坐着她头发花白的儿子，他那孩童般光滑洁净的脸上荡漾着一丝微笑。

② 根据出土推断出特尔斐神庙的概貌是：阿波罗神庙修建在一片高台上，高台四周筑有围墙，墙内称为圣圈，神庙的建筑是多里斯式的，从入口到神庙铺有石路，在东墙的墙角有凯斯塔利亚圣泉，泉水流进石瓮，香客们在这里举行洗礼。南面位于山坡上，山坡凹进去的地方是古代文物的宝库。这里，在路的两旁，有无数的雕像，有名叫翁法洛斯的圣石，古代人认为这是地脐，即大地的中心。圣圈的西北方是跑马场。圣圈北方则是剧场和会议厅，会议厅的墙上有以神话为题材的壁画，叙述阿伊得斯和特洛伊的陷落。神庙的入口处立着阿波罗神像。神庙最幽秘的地方就是神谕所，除祭司之外，禁止任何人进入。——译者注

③此泉为凯斯塔里亚泉，位于特尔斐城边帕那索斯山的山腰，是奉献给阿波罗的灵泉，凯斯塔里亚因被阿波罗追求而投身此泉，故称。去特尔斐的香客都在这一泉水里净身，现在凯斯塔里亚作“灵感的源泉”解。——译者注

薄暮时分，一个男人沿着那条通往特尔斐的小径走来。这倒不值得大惊小怪，人们偶尔顺着那条路来山上的牧场放牧牲口。小路紧倚在她的屋子下面。就在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距离上。可是接下来的事使她非常惊奇：那人甩开正道，开始爬上陡坡，坡上可是什么路也没有呵！这事儿真有点蹊跷，叫人捉摸不透，从来就没有人离开正路上这儿来。他想干什么呢？崖坡上堆满了由于塌方倾圮下来的石头。他每行进一步好象都十分艰难。也可能是由于他对这个地区不熟悉吧。老妇人在那个荫蔽的通道里用苍老的眼睛紧紧盯着他。

他越来越近了，她已经能看出他脸上的轮廓。她不认识他。但她本来就谁也不认识——不认识现在活着的任何一个人。这是一个身材十分高大的男人，长着一脸浓密茂盛棕褐色的络腮胡子，邋里邋塌的，也不是本地人的样式。脸颊苍白黯淡，几乎没有一点血色。但他还在尽最大努力爬上山来。看得出，他正处在生命力的旺盛时期，或许刚刚进入壮年吧。

他来到她跟前时向她行礼致意，他的礼节不是本地的。刚刚在屋前的石凳上坐下来，他就开始谈话，吐字非常缓慢，最初的时候挑词捡字的还很吃力。她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异乡人，也许来自某个非常遥远的国度。从他神态上也能看到这一点，虽然他实际上还很年轻，却显得异常疲惫、苍老。不过，这也可能只他本人是这种神态，他们那地方的人不一